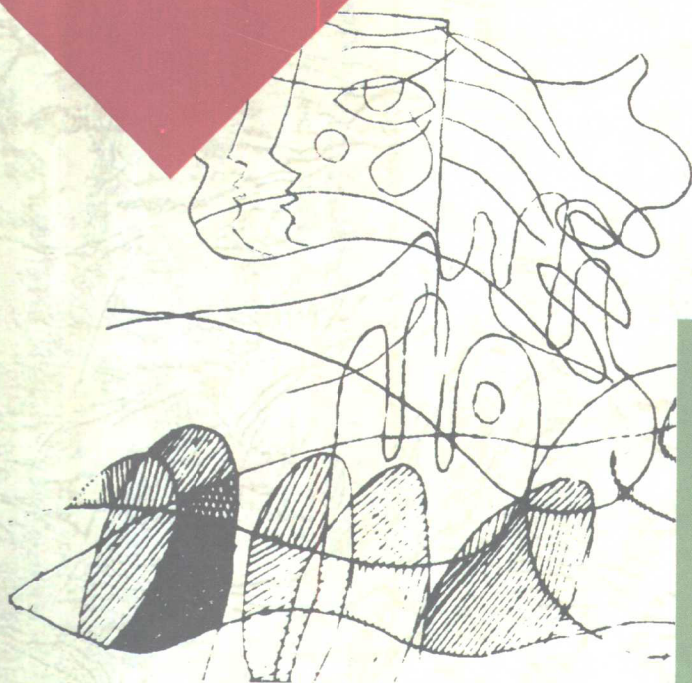


女性的 自我与表现



「巨」水田宗子 著 叶渭渠 主编

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研究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

研究卷

女性的自我与表现

女性的自我与表现



[日] 水田宗子 著 叶渭渠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 / (日)水田
宗子著;叶渭渠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10
ISBN 7-5059-3488-0

I. 女… II. ①水… ②叶… III. 女性-近代文学-文学
研究-日本 IV. I313.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69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备字 01-1999-118号

书 名	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
作 者	[日]水田宗子 叶渭渠主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曹利群 李海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三河市财兴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88-0 / I · 2660
定 价	13.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水田宗子

1960年东京女子大学文理学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
1970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美国文学)。

1968年至1996年,历任独协大学外国语学系副教授,美国斯克里普大学英国文学系副教授,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教授,城西大学女子短期大学部文学专业教授,城西大学国际文化教育中心所长,城西大学专务理事,城西大学副校长、校长,城西国际大学副校长,城西女子短期大学部校长。现任城西国际大学校长、城西大学副校长。

主要著作有:《现代日本文学的真实与虚构》、《女性学入门》(合著)、《镜中的错乱——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西尔维亚·普拉斯,受难的女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世界——罪与梦》、《从女主人公到英雄——女性的自我与表现》、《男女平权主义的彼方——女性表现的深层》、《女性的自我表现与文化》(编著)、《女性与家庭的嬗变》(编著)、《物语与反物语的风景——文学与女性的想象力》、《住处考——家族的去向》、《语言纺织的羽衣——妇女们的旅行故事》等,以及诗集《春末》、《幕间》,译作安娜·塞克斯顿的《魔女叙述格林童话故事的故事》、《女权论者电影——性幻想与映像表现》等。

6/10/08

本书各篇译者：

- 陈 晖 译 “生为女人”的论说
吴小莉 译 女性的自我表现与文化
吴小莉 译 结婚竞争的胜者与败者
女人的失败与成长
逃向女人及逃避女人
女性和家庭的嬗变
陈 晖 译 女性幻想诸相
女性成为主人公之时
情事的终了
性别差异的文化与疯狂
林 祁 译 疯狂的结局
魔女与巫女
沉默
卞铁坚 译 生育的性与文学

致中国读者

水田宗子

20世纪以来,人类在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人权这一认识上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男女平权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实现。许多国家由于宗教思想、法律、制度及社会文化习惯的不同,即使承认女性具有人权,也反对男女平权。男性与女性的确在体质上存在着差异,因而,这两性在精神结构上、感受性上、生活方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当然,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一点恰恰成为人们强调男女差异,主张性别角色分工正当化、制度化的思考的根据。

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实现了工业化和产业化。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特别是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男女的性别角色逐步定型并形成了制度。男人作为一家之主挣钱养家,女人在家相夫教子,把生命的再生产和丈夫劳动力的再生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女性做全职太太,承担家务和生儿育女,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日本战后的新宪法保证了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宪法比美国的宪法更为先进。可是,“男主外、

女主内”这一性别角色分工,却是战前日本社会的性别分工的延续。这一点,政府、企业及教育等各界人士都赞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意识和生活上也都是这样实践的。

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随着经济增长带来了物质的繁荣,女性也能同男性一样接受大学教育,女性对人生的追求也更多了。她们不满足于在家忙家务,期待着能在社会这一更广阔的天地里以多种生活方式有所作为。与此同时,信息化获得长足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国际资本企业的进入,使企业的多角经营已成为必然的趋势。社会和企业需要优秀的脑力劳动者,日本如果再充分利用女性的能力、智力和技术劳动力,就会落后于国际社会,并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在社会上已得到了共识。

面对这样的矛盾,日本社会过去一直无视女性在经济上的自立和她们为了创造在社会上存在得有价值而劳动的环境,最后只好采取应急的措施。但是,日本的劳动妇女仍和从前一样不得不承担家务,从事生命的再生产。她们几乎不能承担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既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又要生育并照顾丈夫。妇女不得不选择一种出路——或是工作不顾家庭,或是只顾家庭不工作。妇女直面的现实是她们的选择不能脱离近代的社会结构,从而她们的负担增加了。最终的结果是女性放弃婚姻、生育及抚养子女,使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速度加快。

日本的经济规模还没有形成让女性出来工作的风气,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也漏洞百出。日本的老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是很明显的,老人的看护也很成问题。家庭中老人的看护全部依靠女性。这一现象不仅现在如此,恐怕将来也不会改变。上述“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近代无视女性所造成的。面对这样严酷的社会的现实,日本的文化结构还没有改变是因为这种女性观是写在渊源流长的历史与文化

的文本中的,无论在政策立案上,还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意识中都留下深深的印记。

女性主义思想构成了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它主张为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实现男女平权开拓了女性论、性别差异论、平等论的领域。女性主义思想本身也没能解决有关女性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反而受到它的牵连。近代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学批评都强调女性的自立和对母性的尊重。自立思想是朝近代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方向运行的;同时,把女性个人应有的生存方式定位在男女平权上。而尊重母性是强调男女差异的,并把由女人特有的生育儿功能演变来的母性作为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关于女性自立论、性别差异论虽然在内部孕育着矛盾和对立,但是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总算从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摆脱了出来。女性学也包含了上述女性主义思想与文学批评的业绩和成果。女性学是20世纪后半期诞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从多方面考察了形成性别差异结构的宗教、民俗、意识、思想及制度,分析性别差别概念的形成过程和性别差异文化的结构。女性学既承认性别特质又否定性别歧视,同时,主张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消除男女之间不公平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本书的论文选自我写的三本女性主义文学评论集。一本是我七十年代写的早期作品《从女主人公到英雄》,另外两本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写的《女性主义的另一面》、《故事与故事反面的风景线》。我读了许多欧美与日本女作家的文学作品,把焦点放在世界现代女性作家在歧视女性的文化中是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在厚厚的文学史中,充斥着男性作家的作品,他们把女性当作他者单方面来进行描述。女性的内心活动被抛到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没有得到表达。

女性成为作家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披露出来,不仅是个别女性

个人的私事,它还探求了性别差异文化的深层,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

日本文学史表明,日本女性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女性文学传统。在平安时代(9~12世纪),贵族阶级的男性要参加官员录用考试,这种考试是摹仿中国的科举制度,考试的目的当然是作官,官方语言是汉文。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是一种外国文字。日本上层阶级的女性是被排除在这种考试之外的。她们运用日常使用的日语和假名文字来自由地描写自己周围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这些女性所处的环境允许她们享受文化,她们反而巧妙地利用了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不能使用官方语言而使用假名文字的日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独辟了蹊径。这个时代有教养的女性被宫廷聘任为家庭教师,这是女性表现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女性开拓了物语、日记、随笔、和歌等新的文学模式,创作了日本文学史上众多的经典作品。连男作家纪贯之也羡慕使用假名文字表现自己的女性,佯装女性写了《土佐日记》,这是出了名的。

女性表现受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所左右,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平安时代以后的状况就可以知道。从平安时代直至明治维新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歌以外,几乎看不到女性的作品。由于武士阶级建立长子继承制,随着家长制、家族制度的确立,女性被迫闭锁在家族、家庭之中。

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在现代化过程中,普及了女性教育,女性也在人权意识方面觉醒了。她们开始写作。平安时代光辉的女性文学传统使女性很容易恢复了对文学的参与。可是与此同时,女性也深感自己作为近代社会的成员在自我表现方面所受的限制。因为女性不能只满足于定型诗歌——和歌和表现宫廷恋爱的苦恼悲剧小说这些有限形式。处于近代矛盾漩涡中的女性为了抵

制旧势力,表现自我,就必须发掘新的表现方法。日本近代女性文学是继承被肯定下来的女性文学的传统,从古典作品中吸收营养,开拓尚未完全被埋没的自我表现的新课题。

从广义上说,这个课题不仅是日本女性的课题,也是世界女性的课题。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女性虽然可以参与社会活动,但是现代化是以男性为中心来进行的,女性仍被作为他者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近代女性自我表现的轨迹,展示了女性探索的过程。她们把现代化当作自己的使命,表现了女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各种矛盾面。

20 世纪的女性文学,不仅在自我表现的广泛领域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品,还通过作品提供了解读文化结构的文本。为了进行女性文学批评,我们必须具有分析能力和想象能力,在宗教、民俗、性和性欲、生育、家庭、法律、制度等构成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综合地考察分析从古至今的历史和有关男女性别差异方面的一切话语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文学与女性表现在形成文化研究新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了女性论、身体论、母性论、家庭论、性和性欲理论。女性主义文学对父权制度和文化影响下人类文明的负面——核战争的危机、环境的破坏、工业化开发、人种、民族、宗教斗争进行结构上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这是一种与以性别差异为基轴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的解体最密切关联的,20 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力量。

20 世纪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了一定的积累,也有了创造典范的历史。但是,女性的状况,还有女性和性别差异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学以男女平等的性别差异社会作为研究方向没有改变。但在 20 世纪后半期,人们觉察到女性的问题同时也是男性的问题。男性、女性的差别研究表明,压抑女性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在阻碍男性的发展,性别研究使女

性学的领域更加扩大了。

我深深感到,由于世界各国女性不同的处境和多种多样的性别歧视思想,有必要按国家、文化、地区、民族具体进行历史分析。当前,起源于欧美社会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学,不断了解亚洲女性的状况,吸收了亚洲女性学的成果,推进了比较女性学、比较性别论的研究。我希望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环节,女性文学研究对亚洲女性与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在亚洲比较女性学方面获得更大成就。

(陈 晖 吴小莉 译)

译本序

叶渭渠

长期以来,东方和西方社会都是以男权主义为中心。这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成为男性作家描写的主要对象,而且男性作家是按照自己的欲望和要求来塑造女性形象的,很少能够反映女性所追求的自我与表现。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男女平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冲击着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也相应地取得一些男女平权的机会。当然,由于传统、历史、社会文化诸条件的制约,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要达到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男女平权的目标,尚有一定的距离。世界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充分反映了这种状况。

水田宗子先生的这部《女性的自我与表现》专著,从日本和欧美的女性文学比较研究中,深刻地论述了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历史进程,并且通过精细地分析近代以来日本和西欧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和典型故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确

立与自我表现的曲折和艰难的路程,取得了女性文学主流的最新研究成果。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近代文学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解放人性和确立近代的自我。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自我与表现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能不先从日本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实现现代化,是从接受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和近代自我的价值观念开始的,而近代自我又是在维新不彻底的封建遗制的框架内跛行发展,因而形成日本近代自我的特异性格:一是自我缺乏主体性,即在传统集团意识和家族制度的极大制约下,未能适时确立人权,个人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能动的行为,作为近代文化和文学的自我观念自然有其不健全的一面;二是自我具有依附性,即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忠诚”观念和等级观念、性别观念是非常顽固的,个体的自我对整体(社会)和群体(家庭)的忠诚是单向的、绝对化了的,自我缺乏自由平等,被迫承担着社会角色;三是自我具有封闭性,即自我的价值闭锁在传统的社会和家庭中,过分强化自我的服从性,而削弱自我与表现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走向封闭式的发展道路。日本女性的自我,比日本男性的自我更明显地具有这一性格特征。

正因为如此,水田宗子从制度上和文化上分析女性被制度规定的生活方式所束缚的根源,以及近代女性文学中的种种自我的表现,批评了男性中心主义严重的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女性受歧视,女性的自我价值超越历史和社会而被弱化。这种意识确实占据着日本文学的中心位置,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定位错误,女性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且女性的主体意识也是以男性的主体意识的延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作者指出:日本近代以来,“小说也好,文学批评也好,近代文学的中心虽然放在自我的新发现上,可是这个自我是男性的自我,女性的自我从未占据过文学

批评家的视线。明治以来的文学批评没有女性自我的视点”(《“生为女人”的论说》)。同时作者通过岛崎藤村的《新生》、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高村光太郎的《智慧子抄》等,分析了男性主人公与女性的纠葛,来展现近代文学中女性的自我图象。

水田宗子作为女性主义者、女性文学批评家,准确地指出文学批评缺乏女性的视点是一大错误。于是,她以女性的视点来审视女性的自我,探索女性的自我原理和社会角色,同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多角度地综合观察和把握女性的“生”的意义,以及女性自身的精神活动,在“人”的意义上发现女性自我存在的价值。在这里,作者通过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来佐证女性在作为“人”的自我觉醒。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宫本百合子的《伸子》和野上弥生子的《真知子》,它们的女主人公伸子和真知子追求女性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结合,唱出一曲女性的自由、解放、新道德的颂歌。与此同时,作者也客观地分析了百合子和弥生子在恋爱、婚姻、家庭、事业等一系列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局限,并且指出她们笔下这两个女主人公的知性过分地受到阶级的制约,带来了作为新女性的自我成长的局限性。

20世纪文学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客观写实,转变到深层心理的分析。探求女性的自我,是不能舍弃深层的心理分析的。作者强调了这一点,并通过具体的作品加以分析,这在性爱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女性文学探索女性的自我与表现,性与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是一个未被完全成功地开垦的课题。对这个课题的探索,如同对整个女性的自我与表现的探索一样,不仅限于女性学,而且涉及众多的学科,它既是一门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又是一门哲学、文化学、宗教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美学。因此,水田宗子就从多学科和相关边缘学科的视角出发,以“性差”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性差”的文化与疯狂、婚外恋不同文化背景的

不同表现和与传统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的关系、女性超越社会的性别角色与自我表现的联系,在性的意义上女性对生育希求与嫌恶的二律背反、女性的肉体美与男性的性爱的正常与反常、女性表现深层的沉默等广泛的问题,并以此透视女性自我的精神世界,深入地挖掘女性的性与爱的深层心理诸相,以及形成“性差”结构的各种因素,包括民族、阶级、宗教、民俗、意识、制度诸综合因素。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性差”概念的形成原因和“性差”文化结构的特征。而作者的“性差”概念,不仅是指男女性别差异,而且是包含更为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内涵,即包含男女性格特征和性机能差异的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透过对日本和欧美各方面的女性文学中的性、爱、婚姻和家庭描写的剖析,透过美国女作家埃迪斯·华顿的《欢乐之家》中女主人公丽丽的爱情和婚姻种种遭遇的仔细剖析,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丽丽的矛盾和软弱无力,并不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美国文明的软弱无力的问题。美国的个人主义制造了个人奋斗成功的神话,制造了一攫千金的梦。这种神话成了支撑不择手段地积蓄资本和物质财富的思想,被产业和机械文明吸收,清教徒的道德观也成了庸俗的资产阶级道德观,成了妨碍个人解放的东西”(《结婚竞争的胜者与败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是:在包括“性差”在内的女性的自我与表现问题所造成的悲剧,既是女性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悲剧。

水田宗子是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学者,她不仅受过正统的女子大学教育,而且在美国攻读多年又长期在美国任教,遍访欧美,学贯和洋,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女性文学的批评基准以及女性观。她对女性文学的评论面,涵盖从18、19世纪至20世纪末日本和欧美的女性文学的历史,将这段文

学历史中反映出来的女性的种种问题,纳入现代文化网络之中,批判了历史文化中形成的女性定义,并积极探索女性的新定义,在更高层次上展示了作为女性的人的现代精神——自我精神。而且在两者的比较研究中,阐明女性的自我与表现特别是“性差”,在不同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存在着相应性和对立性、普遍性与个别性、超前性与滞后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等等,从而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女性——人——作为女性的人”的命题,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首先做人,然后做女人”的命题。

与此同时,近代的女性文学与古代的女性文学的历史不可分割,尤其日本女性文学有其悠久的传统,是具有其传承性和连续性,并在连续与非连续中发展起来的。因而水田宗子还将近代的女性文学置于与古代女性文学的历史联系中,画龙点睛地加以描述。比如作者通过《古事记》中的女性崇拜和性神话的分析,确认神的母性原型,以及母性生命的根源。同时,在对生命之源的母性认同意识中,发现在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的自我意识存在于传统与交流中。她还以《源氏物语》为例,说明紫式部不以容貌秀美、门第高贵的“上品”女性,而以具有感受性、同情心、理解力等性格特征的“中品”女性作为女主人公,就是紫式部从女性的视点出发,发现“中品”女性具有个性的意志和人性的深度,从而创造了新的女主人公。可以说,在作者大量的日本和欧美女性文学作品的比较中,人们不难发现日本文学女性的自我与表现的特质,发现日本女性文学的传统特征明显减弱,与欧美女性文学日渐趋同,这展示了今后日本女性文学发展新的倾向。

近期以来,我国女性小说方兴未艾,在读者群中形成与男性文学平分秋色的局面。在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了。值此之际,在我国翻译出版水田宗子先生反映近代女性文学历程的专著《女性的自我与表现》,向我国学界传递最新

的视点、原理、方法和最新的信息,这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这一学科的建设吧。

本书由作者自选,以《从女主人公到英雄——女性的自我与表现》一书为基础,兼收《男女平权主义的彼方——女性表现的深层》、《物语与反物语的风景——文学与女性的想象力》、《女性与家庭的嬗变》和《女性的自我表现与文化》中的若干章或序文组成。书中注释,除注明译者注、校者注外,均系主编者所注。吴小莉、林祁二位的某些章译文经翻译家李正伦先生校订,并承蒙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曹利群先生协助编辑和出版,谨此鸣谢。